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七十九回 論喪禮痛砭陋俗 祝冥壽惹出奇談

繼之笑道：「自從有大出喪以來，不曾有過這樣批評，卻給你一語道著了。我們趕快轉彎，避了他罷。」於是向北轉彎，仍然走到大馬路。此時大馬路一帶倒靜了，我便和繼之兩個，到一壺春茶館裡泡一碗茶歇腳。只聽得茶館裡議論紛紛，都是說這件事，有個誇贊他有錢的，有個羨慕死者有福的。我問繼之道：「別的都管他，隨便怎麼說，總是個小老婆，又不曾說起有甚麼兒子做官，那誥封恭人、晉封夫人的銜牌，怎麼用得出？」繼之笑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呢，小老婆用誥命銜牌，這件事已經通了天，皇帝都沒有說話的了。」我道：「哪裡有這等事！」繼之道：「前年兩江總督死了個小老婆，也這麼大鋪張起來，被京裡御史上折子參了一本，說他濫用朝廷名器。須知這位總督是中興名臣，聖眷極隆的，得了折子，便降旨著內閣抄給閱看，並著本人自己明白回奏。這位總督回奏，並不推辭，簡直給他承認了，說：『臣妾病歿，即令家人等買棺盛殮，送回原籍。家人等循俗例為之延僧禮懺；僧人禮懺，例亡者靈位，不知稱謂，以問家人。家人無知，誤寫作誥封爵夫人』云云。末後自己引了一個失察之罪。這件事不是已經通了天的麼。何況上海是個無法無天的地方。曾經見過一回，西合興裡死了一個老鴿，出殯起來，居然也是誥封宜人的銜牌。後來有人查考他，說他姘了一個縣役（按：姘，古文嬪字，吳儂俗諺讀若姘。不媒而合，無禮之娶，均謂之姘），這個縣役因緝捕有功，曾經獎過五品功牌的。這一說雖是勉強，卻還有勉強的說法。前一回死了一個妓女，他出殯起來，也用了誥封宜人、晉封恭人的銜牌，你說這還有甚麼道理。」我笑道：「姘了個五品功牌的捕役，可以稱得宜人；做妓女的，難道就不許他有個四五品的嫖客麼。」繼之道：「若以嫖客而論，又何止四五品，他竟可用夫人的銜牌了。總而言之，上海地方久已沒了王法，好好的一個人，倘使沒有學問根底，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過兩三年，便可以成了一個化外野人的。你說他們亂用銜牌是僭越，試問他那『僭越』兩個字，是怎麼解？非但他解說不出來，就是你解說給他聽，說個三天三夜，他還不懂呢。」我道：「這個未免說得太過罷。」繼之道：「你說是說得太過，我還以為未曾說得到家呢。」我道：「難道今日那大出喪之舉，他既然是做著官的，難道還不解僭越麼？」繼之道：「正惟這一班明知故犯的忘八蛋做了出來，才使得那一班無知之徒跟著亂鬧啊。你以為我說他們不解『僭越』二字，是說的太過了，還有一件三歲孩子都懂的事情，他們會不懂的，我等一會告訴你。」我道：「又何必等一會呢。」繼之道：「我只知得一個大略，德泉他可以說得原原本本，你去問了他，好留著做筆記的材料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回去罷。」於是給過茶錢，下樓回去。到得號裡，德泉、子安都在那裡有事。我也寫了幾封信，去京裡及天津、張家灣、河西務等處。一會兒便是午飯。飯後大家都空閒了，繼之卻已出門去了，我便問德泉說那一件事。德泉道：「到底是那一件事？這樣茫無頭緒的，叫我從何說起！」我回想一想，也覺可笑，於是把方才和繼之的議論，告訴了他一遍。又道：「繼之說三歲孩子都懂的事情，居然有人不懂的，你只向這個著想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又從何想起！」我又道：「繼之說我聽了又可以做筆記材料的。」德泉正在低頭尋思，子安在旁道：「莫不是李雅琴的事？」德泉笑道：「只怕繼翁是說的他。去年我們談這件事時，就說過可惜你不在座，不然，又可以做得筆記材料的了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不問是不是，你且說給我聽。」

德泉道：「這李雅琴本來是一個著名的大滑頭，滬灘，小滑頭指輕薄少年而言，大滑頭則指專以機械陰險應人，而又能自泯其跡，使人無知之何者而言），然而出身又極其寒苦，出世就沒了老子。他母親把他寄在人家哺養，自己從寧波走到上海，投在外國人家做奶媽。等把小孩子奶大了，外國人還留著他帶那小孩子。他娘就和外國人說了個情，要把自己孩子帶出來，在自己身邊。外國人答應了，便托人從寧波把他帶到了上海。這是他出身之始。他既天天在外國人家裡，又和那小外國人在一起，就學上了幾句外國話。到了十二三歲上，便托人薦到一家小錢莊去學生意。這年把裡頭，他的娘就死了。等他在錢莊上學滿了三年，不過才十五六歲，莊上便薦他到一家洋貨店裡做個小伙計。他人還生得乾淨，做事也還靈變，那洋貨店的東家，很歡喜他；又見他沒了父母，就認他做個乾兒子。在那洋貨店裡做了五六年，乾老子慢慢的漸見信用了；他的本事也漸漸大了，背著乾老子，挪用了店裡的錢做過幾票私貨，被他賺了幾個。乾老子又幫他忙，於是娶了一房妻子，成了家。那年恰好上海鬧時症，他乾老子自己的兩個兒子都死了；不到一個月，他乾老子也死了，只剩了一個乾娘。他就從中設法，把一家洋貨店，全行乾沒了過來，就此發財起家，專門會做空架子。那洋貨店自歸了他之後，他便把門面裝璜得金碧輝煌，把些光怪陸離的洋貨，羅列在外。內中便驚動了一個專辦進口雜貨的外國人，看見他外局如此熱鬧，以為一定是個大商家了，便托出人來，請他做買辦。他得了那買辦的頭銜，又格外闊起來。本事也真大，居然被他一帆風順的混了這許多年。又捐了一個不知靠得住靠不穩的同知，加了個四品銜，便又戴了一個藍頂子充官場。前幾年又弄著一個軍裝買辦，走了一回南京，兩回湖北，只怕做著了兩票買賣。這軍裝買賣，是最好賺錢的，不知被他撈了多少。去年又想鬧闊了，然而苦於沒有題目，窮思極想，才想得一個法子，是給他娘做陰壽。你想他從小不曾讀過書的，不過在小錢莊時認識過幾個數目字，在洋貨店時強記了幾個洋貨名目字，這等人如何會做事？所以他一向結識了一個好友華伯明。這華伯明是蘇州人，倒是個官家子弟。他父親是個榜下知縣，在外面幾十年，最後做過一任道臺；六十歲開外，告了病，帶了家眷，住在上海；這兩年只怕上七十歲了。只有伯明一個兒子，卻極不長進，文不能文，武不能武；只有一樣長處，出來見了人，那周旋揖讓，是很在行的。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。凡遇了要應酬官場的事，無不請他來牽線索，自己做傀儡。就是他到南京，到湖北，要見大人先生，也先請了伯明來，請他指教一切；甚至於在家先演過幾次禮，盤算定應對的話，方才敢去。這一回要拜陰壽，不免又去請伯明來主持一切。伯明便代他鋪張揚厲起來，甚麼白雲觀七天道士懺，壽聖庵七天和尚懺，家裡頭卻鋪設起壽堂來，一樣的供如意，點壽燭。預先十天，到處去散帖。又算定到了那天，有幾個客來，屈著指頭，算來算去，甚麼都有了，連外國人都可以設法請幾個來撐持場面，炫耀鄰里。只可惜計算定來客，無非是晶頂的居多，藍頂的已經有限，戴亮藍頂的計算只有一個，卻沒有戴紅頂的；一定要伯明設法弄一個紅頂的來。伯明笑道：『你本來沒有戴紅頂的朋友，叫我到那裡去設法。』雅琴便悶悶不樂起來。伯明所以結交雅琴之故，無非是貪他一點小便宜，有時還可以通融幾文。有了這個貪念，就不免要竭力交結他。看見他悶悶不樂，便滿肚裡和他想法子。忽然得了一計道：『有便有一個人，只是難請。』雅琴便問甚麼人。伯明道：『家父有個二品銜，倒是個紅頂；只是他不見得肯來。』雅琴聽說，歡喜得直跳起來道：『原是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！無論如何，你總要代我拉了來的。』伯明道：『如何拉得來？』雅琴道：『是你老子，怎麼拉不動？』伯明道：『你到底不懂事。若是設法求他請他，只怕還有法子好想。』雅琴道：『這又奇了！兒子和老子還要那麼客氣？』伯明笑道：『我便是父子，你一面也不曾見過，怎麼不要客氣。』雅琴道：『所以我叫你去拉，不是我自己去拉。』伯明道：『請教我怎麼拉法呢？又不是我給母親做陰壽。』雅琴睜了半天道：『依你說有甚麼法子好想？』伯明道：『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裡去，先見過他，然後再下一副帖子，我再從中設法，或者可以做得來。』雅琴大喜，即刻依計而行。伯明又教了他許多應對的話，以及見面行禮的規矩，雅琴要巴這顆紅頂子來裝門面，便無不依從。果然伯明的老子華國章見了雅琴，甚是歡喜。於是雅琴回來，就連忙補送一分帖子去。

此時日子更近了，陸續有人送禮來，一切都是伯明代他支應；又預備一班髦兒戲來，當日演唱。到了正日的頭一天，便鋪設起壽堂來，伯明親自指揮督率，鋪陳停妥，便向雅琴道：『此刻可請老伯母的喜神出來了。』雅琴道：『甚麼喜神？』伯明道：『就是真容。』雅琴道：『是甚麼樣的？』伯明道：『一個人死了，總要照他的面龐，畫一個真容出來，到了過年時，掛出來供奉，這拜陰壽更是必不可少的。』雅琴愕然道：『這是向來沒有的。』伯明道：『這卻怎麼處？偏是到今天才講起來；若是早幾天，倒還可以找了百象圖，趕追一個。』雅琴道：『買一個現成的也罷。』伯明道：『這東西那裡有現成的。』雅琴道：『難道是外國的定貨？』伯明道：『你怎麼死不明白！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照臨下來的，或者生前沒有小照，便是才死下來的時候對著死者追摹下來的。各人各像，那裡有現成的賣！』雅琴道：『死下來追摹，也得像麼？』伯明道：『那怕不像，他是各人自己的東

西，那裡有拿出來賣的。」雅琴道：『那麼說，不像的也可以充得過了？』伯明笑道：『你真是糊塗！誰管你像不像，只要有這樣東西。』雅琴道：『我不是糊塗，我是要問明白了，倘使不像的也可以，倒有法子想。』伯明問甚麼法子。雅琴道：『可以設法去借一個來。』伯明聽說，倒也呆了一呆，暗暗服他聰明。因說道：『往那裡借呢？』雅琴道：『借到這樣東西，並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，我想一客不煩二主，就求你借一借罷。無論你家那一代的祖老太婆，暫時借來一用，好在只掛一天，用不壞的；就是壞了，我也賠得起。』伯明道：『祖上的都在家鄉存在祠堂裡，誰帶了這傢伙出門。只有先母是初到上海那年，在上海過的，有一軸在這裡。』雅琴道：『那麼就求你借一借罷。』伯明果然答應了，連忙回家，瞞著老子，把一軸喜神取了出來，還到老子跟前，代雅琴說了幾句務求請去吃麵的話，方才拿了喜神，逕到李家，就把他掛起來。雅琴看見鳳冠霞帔，畫的十分莊嚴，便大喜道：『辦過這件事之後，我要照樣畫一張，倒要你多借幾天呢。』伯明一面叫人掛起來，一面心中暗暗好笑：明天他拜他娘的壽，不料卻請了我的娘來享用。並且我明天行禮時，我拜我的娘，他倒在旁邊還禮，豈不可笑。心裡一面暗想，一面忍笑，卻不曾聽得雅琴說的話。

「到了次日，果然來拜壽的人不少，伯明又代他做了知客。到得十點鐘時，那華國章果然具衣冠來了。在壽堂行過禮之後，擡頭見了那幅喜神，不覺心中暗暗驚訝。此時伯明不便過來揖讓，另外有知客的，招呼獻茶。華老頭子有心和那知客談天，談到李老太太，便問不知是幾歲上過的，那知客回說不甚清楚，但知道雅翁是從小便父母雙亡的。老頭子一想，他既是從小沒父母，他的父母總是年輕的了，何以所掛的喜神，畫的是一個老嫗。越想越疑心，不住的踱出壽堂觀看，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遺像，便連麵桌也不曾好好的吃，匆匆辭了回去，叫人打開畫箱一查，所有字畫都不缺少，只少了那一軸喜神。不覺大怒起來，連忙叫人趕著把伯明叫回來。那伯明在李家正在應酬的高興，忽然一連三次，家裡人來叫快回去，老爺動了大氣呢。伯明還莫名其妙，只得匆匆回家。人得門時，他老子正拄著拐杖，在那裡動氣呢。見了伯明，兜頭就是一杖，罵道：『我今日便打死你這畜生！你娘甚麼對你不住，他六十多歲上才死的，你還不容他好好的在家，把他送到李家去，逼著你已死的母親失節。害著我這個未死的老子，當一個活烏龜！』說著，又是一杖，又罵道：『還怕我不知道，故意引了那不相干的雜種來，千求萬求，要我去，要我去！我老糊塗，睡在夢裡，卻去露一張烏龜臉給人家看！你這是甚麼意思！我還不打死你！』說著，兩點般打下來。打了一頓，喝家人押著去取了喜容回來。伯明只得帶了家人，仍到雅琴處，一面叫人賞酒賞面，給那家人，先安頓好了；然後拉了雅琴到僻靜處，告訴了他，便要取下來。雅琴道：『這件事說不得你要擔代這一天的了，此刻正要他裝門面，如何拿得下來。』伯明正在躊躇，家裡又打發人來催了，伯明、雅琴無可奈何，只得取下交來人帶回去，換上一幅麻姑畫像。繼之對你說的，或者就是這件事。」

說聲未絕，忽然繼之在外問問道：「正是這件事。」說著，走了進來。笑道：「你們說到商量借喜神時，我已經回來了，因為你們說得高興，我便不來驚動。」又對我說道：「你想喜神這樣東西能借不能借，不是三歲孩子都知道的麼，他們居然不懂，你還想他們懂的甚麼叫做『僭越』。」子安道：「喜神這樣東西雖然不能借，卻能當得錢用。」我道：「這更奇了！」子安道：「並不奇。我從前在寧波，每每見他們拿了喜神去當的。」我道：「不知能當多少錢？」子安道：「那裡當得多少，不過當二三百文罷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就沒法想了。倘是當得多的，那些畫師沒有生意，大可以胡亂畫幾張裱了去當；他只當得二三百文，連裱工都當不出來，那就不行了。但不知拿去當的，倘使不來贖，那當舖裡要他那喜神作甚麼？」繼之笑道：「想是預備李雅琴去買也。」說的眾人一笑。

正是：無端市道開生面，肯代他人貯祖宗。未知典當裡收當喜神，果然有甚麼用，且待下回再記。